

行走发现

走近九湾

□张敬仁 文/图



哪吒闹海文化公园。

水色墨黑,再旱不涸,再冷不冻。说潭底有一清泉直通东海,潭内宿有青白二龙,每逢夏秋之际兴妖作怪,推波助澜,使洪水冲破堤岸,淹没良田,吞噬人畜,为害乡里。商末时期,陈塘关镇守李靖有三个儿子,三子哪吒天生异象,生出来是个肉蛋,是太乙真人使其化为肉形。哪吒七岁时下河玩水,摆动布兜,顿时浪涛大作,惊动了青白二龙,二龙出水大战哪吒,战不过哪吒,只得逃往东海求援。东海龙王率虾兵蟹将倾巢而出,前来捉拿哪吒。哪吒手执项圈、手镯上前迎战,取下布兜化作高墙,洪水始终漫不过高墙,龙王战不过哪吒逃回东海,青白二龙再也不敢住在老龙潭,随着龙王逃之夭夭,老龙潭从此平安无事。后来百姓为了纪念李氏父子,在陈塘关东门外建起七进院落的大庙,庙中塑有左手托起七级宝塔、右手按剑而立的托塔李靖神像,人们又在九湾集南兴建哪吒庙,塑有三头六臂的哪吒神像,哪吒横眉怒目,注视河心,威风凛凛,时刻提防青白二

乡间民俗

“送莲花碗”与“还莲花碗”

□吴高翔

“送莲花碗”“还莲花碗”习俗传承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。位于淮河流域一茨河南岸的石山、柳沟等古村落至今仍然延续着这一习俗。“莲花碗”从南来,好像观音下莲台,要问菩萨何处去,我给东家送子来”经典唱段、唱腔,让盼子心切的人家神情亢奋、开心释怀。同饮茨河水的人家都把参与“送莲花碗”当成“行善积德、增福添寿”的公益,只要听说要媳妇一年以上的人家还没抱上娃娃,就会确定相约“送莲花碗”事宜。被村民们确定为“送莲花碗”人家也觉得脸上有光,能得到全村人认可,证明该户有人缘、品行端正。“送莲花碗”一般会选在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办(也有八月十五送毛冬瓜的,在冬瓜上用毛笔勾勒出孩子的图案,赠送给没添子嗣的已婚夫妇,只是图个喜庆、热闹,只是单单为了衬托一下过节的气氛);茨河流域多以“送莲花碗”为最。受益“莲花碗”带来子嗣的家庭自然而然的“做东”,担负着将装满吉祥的“莲花碗”接力传递的责任。“送莲花碗”仪式感满满。一般会

都会请来花鼓灯锣鼓班子助兴,也连带检验一下“碗头”的应变能力和望风说柳的本领。“碗头”也是发起“送莲花碗”的主事者,效仿舞龙队伍中的“龙头”领队演变而来,比拼的是个人阅读和“嘴上功夫”,在说说笑笑中“碗头”端着“四方官步”,神情并茂地唱起“送莲花碗”民间小调,多半效仿“四句推子”声腔:“从来没进新人房,新人房里人气旺,南海观音送子忙,焚香令俺送吉祥,莲花放在放牙床,生男育女有主张”。稍事休息片刻,端起茶碗润润嘴唇,接着唱道:“莲花碗一捧五男儿女,莲花碗一放儿女满堂,一送人丁兴旺,二送娃娃爬满床,三送来年怀抱状元郎,四送好事成双,五送平安吉祥,六送福气满堂,七送“五子登科”,八送子孙绕膝,九送莲花结籽,十送翠竹生笋”。其间,“碗头”从一唱到十,每唱一句旁边的人和东家都齐声地附和:“唱得好、道得妙、说得好!”。送“莲花碗”是全村庄集体为“一家人许愿”的民俗活动,有“送”也有“还”。还“莲花碗”的仪式比送“莲花碗”要隆重、“排场”。等侍受

乐在其中

读书忆往

□史宗荣

只是,暂时没有闯进我的地盘而已。母亲常常在饭桌上小声地念叨:字要一个个念,书要一本本读。我一边听着,一边扒着米饭,总是觉得咀嚼的不是米粒,而是一个个端端正正的字符。上世纪90年代初,我到县城上高中。书报亭仿若雨后春笋,一夜之间占据了县城的大街小巷。走在大街上,书报亭常常让我驻足。《大众电影》《故事会》《散文》《青年一代》《演讲与口才》是书报亭里的常客,我最喜欢的是《青年文摘》和《读者》,那些散发出墨香的报刊,充满哲理的故事,富有感性的话语,隽永深邃的思想,让我流连忘返。高中的学业甚是紧张,但是丝毫没有阻碍我阅读的脚步。三年,我读了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、霍达的《穆斯林的葬礼》,中国的四大名著自然也没有落下。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、古龙的《追命刀》等武侠小说,重新点燃了了我的武侠梦,让

我深陷其中,不能自拔。高中毕业,到了省城合肥继续求学,我成了图书馆和校门口书店里的常客,终于实现了读书自由。按照老师推荐,读了相关专业性的书籍。至于国外名著,我一直味同嚼蜡。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武侠小说。金庸是我阅读世界里的巍峨山峰。他是写出“飞雪连天射白鹿,笑书神侠倚碧鸳”的名家,是提笔挥洒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的大侠。在我的精神意识里,男孩子必读金庸一两卷书。工作以后,读书成了一门必修的课程。自己有时候就是一个搬运工,新华书店、地边书摊、当当网都会留下我购书的印记。随着日子的叠加,岁月的冗长,越来越喜欢反复说过的这段话:“书便宜,但知识不廉价,读书不一定功成名就,不一定让你锦绣前程,但它能让你,说话有德,做事有余,出言有章,嬉闹有度。”



投稿邮箱: 4034444@126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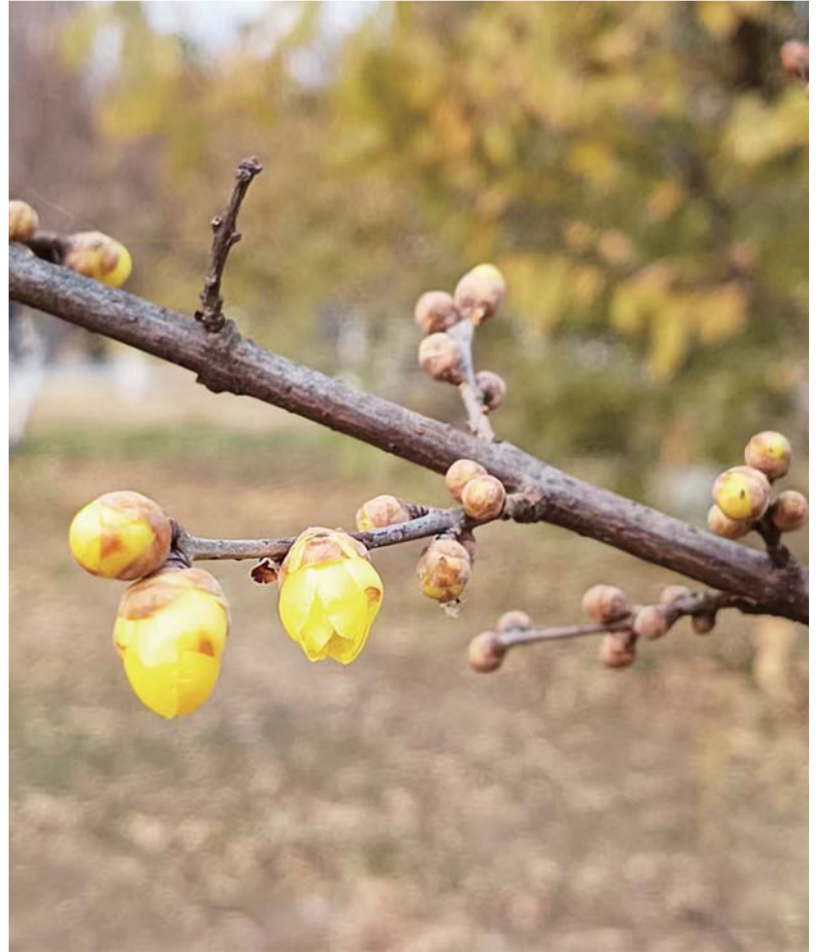
蚌埠记忆

说说蚌埠的盐巷子

□刘俊清

老蚌埠的人都知道蚌埠有条盐巷子,这巷子就位于蚌埠市中心原邮电局的旁边,这是一条长约百米从青年街斜插至淮南路的小巷,不要小瞧这条小巷,它可是有近百年历史的名街小巷。盐巷子实际是个约定俗成的称呼,正名叫西保安里。当然,在它20米远的东边还有一条东保安里的小巷,很少有人知道,后来盖邮电局大楼时被征用了。说来也怪,虽然名叫盐巷子,但巷里现在没有一家卖盐的商铺,就连70岁以上的老人也没见过巷子卖盐。其实,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,这里确实是盐商聚集盐的场所。在从南至北的巷子里有多家盐铺,每日来买盐的络绎不绝,不仅有本市的城市居民,更有郊县的农民,他们往往用布口袋五斤、十斤地采购。据祖居生活在这巷子早年近八旬的王洪树老先生回忆:约在上世纪二十年代,他的祖上是从市西郊郑营来到盐巷子买地建房,是最早一批盐巷子业主。当时,巷子北出口的西边还有口小水塘,他家大院南面是大片菜地,之后陆续有人在此建房便形成了之后的盐巷子。最早人住巷子的盐商是徐家和刘家,刘家还兼售碱块。在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前,巷子里卖盐的有七八家,从南至北分别是李家、吴家、周家、赵家、徐家、刘家和韩家,这些盐商大都在巷子靠西边的一溜房屋经营。其中,徐家的铺面和生意做得较大。那时,他们采购盐都是从扬州的淮盐,通过淮航运成船运来,然后让搬运用麻袋把盐装上,再用架子车,一车车拉回家。盐商铺面往往是前店后宅模式。卖的盐全是粗盐。

然而,盐巷子的盐商其实是二道贩子,顶端供应盐销售商是国家在管理。不过,在1956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浪潮里,这些盐商大多被政府合并至盐业公司。盐巷子也从此没了盐,告别了盐商在此卖盐的历史。你看,这就是当年盐巷子与盐的真实历史,当年可真算得上是个名副其实的盐巷子啊!要说把盐用作地名的,全国到处



一枝春 欧振宝 摄